

景觀

# 以形顯態

## ——新冠疫情下的藝術創作之旅

● 鍾 颯

我致力於透過紛呈的世相，探尋現實深處浩瀚的普遍聯繫和潛行動能，並創造相應的藝術語言，把現實世界的人生觀與能量世界的宇宙觀結合起來，在多維時空中建構現世的理想國。

——鍾颯

### 一 穿越疫情

公元2020年對於整個世界來說，是極其不平凡的一年，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掀起的驚濤駭浪，將被永遠銘記，並注定改變未來的走向。

2020年冬春之交，我完全沒有想到，圍繞展覽的行進路線，正是新冠病毒(COVID-19)活躍的版圖，從武漢、北京，到哈根、波恩、法蘭克福，再回北京，三次隔離，發燒入住北京小湯山醫院，虛驚一場，個人經歷與疫情形勢交集，往前走，應時而動；回頭看，險象環生。還記得4月8日，武漢解封，我寫到：「新冠病毒在改寫世界的過程中走向滅亡。夏季來臨，當人類文明重啟，擁抱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們會想起今天，

武漢解封日，它不僅是一座城市的解放，更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次平行世界的切換。」<sup>①</sup>然而，事與願違，全球疫情並沒有得到控制，從4月8日的142萬感染病例，飆升到年終的8,381萬病例。願景沒有到來，而是被切換到平行世界。

時間倒回到1月20日那個遙遠的中午……我為9月武漢的個展「顯形——鍾颯的圖像世界」實地考察，在從北京往武漢的飛機舷窗望出去，天地褪去了顏色，浩瀚蒼茫似有大事發生之象，兩小時的航程，彷彿經歷了一場星際穿越。下午，合美術館的柯明陪我看場地，準備一起在酒店晚餐，遇上一單位舉辦年會，門口雖還有位子，但怕嘈吵，換到了清靜的西餐廳。後來才知道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專家也是20日到了武漢，當天，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表示新冠病毒會人傳人。沒想到我們這一換餐廳，躲過了新冠病毒。第二天我與執行館長魯虹開完會，匆匆返京。登機離開四十二小時後武漢封城，前途未卜，我默默為這座城市的人們祈禱。

2020年首當其衝的「鍾飆——顯形」展，計劃於3月19日在德國哈根奧斯特豪斯美術館(Osthaus Museum Hagen)開幕。然而，1月27日(大年初三)德國首例新冠肺炎確診，是亞洲地區之外第一個人傳人感染病例。沒過多久，中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而歐洲卻漸漸起勢，未來充滿變數。我試着問了美術館，答覆是開幕時間不變。負責展覽執行的德國波恩當代藝術館(Kunstraum Villa Friede)創始人任戎將工作穩步推進，我也表達了不管結果如何一定要去德國的決心，一年半的準備和多方共同的承諾，不允許我們先於德國的政策撤退。每條道路都有不同的風景和注定的命運，抱怨和悲觀是沒有用的，順勢而為，不斷根據現狀和願景來規劃新的行動方向，是主觀能動性可以涉及的領地。本着這樣的態度，我們3月11日出發去德國，擁抱未知。

3月13日下午3點，哈根的個展提前布置完畢。5點，美術館突然接到北萊茵州政府暫停開放的通知。我有一種強烈的釋然，如果展覽真的在六天後開幕，事態將更為嚴重；可以說，勇敢和熱情在新冠病毒面前不堪一擊。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抓緊拍照，為線上展出提供支援，從而在病毒鞭長莫及的網絡世界讓中國觀眾先睹為

快。伴隨展覽延期，原定的口罩計劃流產——我出發前畫了幾十個各種笑臉的口罩準備在展覽開幕時分發，一方面提醒人們病毒的威脅，用幽默消除當時西方人對口罩的反感；另一方面也以綿薄之力期望保護現場觀眾的安全。我為計劃擱置而高興，為德國政府對疫情的重視而欣慰。從最初擔憂開幕式不能如期舉行，隨後想到用口罩計劃來平衡安全和反感；慢慢地內心暗自希望延期；再往後，口罩計劃的痛點和笑點被疫情大爆發所淹沒，戴口罩成了規定。

其後由於聯繫機票改簽被拒，只好與團隊討論德國的旅行計劃，過程中我覺察到大家的擔心，突然意識到：我可能輕敵了！決定哪兒也不去之後，看到所有人都舒了口氣，我為自己的輕敵道歉。接下來，我們在暫停開放的德國波恩當代藝術館主動隔離。這時，防疫的主動權已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8日晚，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發表電視講話，強調這是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嚴峻挑戰，應對疫情需要所有德國人的協助和共同努力。19日，大街上終於看見了戴口罩的人；響應政府號召，波恩市中心開始關門閉戶。20日，在我們告別波恩的時刻，疫情風暴才剛剛開始……

大量航空公司停航，除了中國國際航空的櫃台，法蘭克福機場空空蕩蕩。在CA932的登機口，不少中國人穿戴着全副武裝的防護服、雨衣、橡皮手套、護目鏡……等待我們的是回北京後十四天的隔離生活。機上為了防疫空出很多位子，這飛一趟虧一趟的航線體現了國航乃至這個國

家的擔當。由於撰寫「鳳凰藝術」的約稿，在北京酒店的隔離生活很充實。一日三餐送到門口，酒店建了一百多人的體溫匯報群，每天匯報兩次，群裏有不少「90後」留學生，真誠、幽默、心懷感恩，人性的善在相互激發。入住第二天，收到一束玫瑰花和「歡迎回家」貼紙；還有一次，門縫進來一隻千紙鶴。這樣的細節讓相互關係發生轉變，從隔離與被隔離，轉向共同面對考驗，團結一致才能過關。

我先後經歷了三次隔離，從武漢返京、員工回京復工，以及這次。測了八十多次的體溫，終於突破上限發燒了，達到攝氏38.7度。這時距離去武漢已太久遠，我迅速回憶了一遍德國的經歷，當時雖然沒戴口罩，但與人保持了距離，幾乎握手和摸過東西後都洗手消毒，新冠病毒應該沒甚麼機會啊！我一夜未眠，甚至想到了死亡。急救車把我送到了小湯山醫院。兩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虛驚一場之後，這趟疫情穿越之旅成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難以迴避的思考和創作背景。

## 二 以形顯態

新冠疫情從無到有，再到全球大爆發，是一場能量世界的聚變，打亂了世界原有的秩序，局部和整體之間的平衡點不斷發生變化，深刻地拷問人性和制度。病毒和人類進化到今天，為捍衛各自的生存展開博弈，強勢重塑了我們的現實世界。病毒是看不見的，但它對現實的改變卻是看得

見的。如何用藝術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重構是一個巨大的課題。

我隱約感到，無形病毒（肉眼不可及）對有形世界的改變，正是「以形顯態」的現身說法——這是我提出的藝術創新方法論。「態」是事物內在的普遍聯繫和潛行動能，永不停息地潛移默化；「形」是「態」在具體時間和空間中聚合的外貌，藝術通過對「態」的覺悟、感知、進而表達，來釋放現實深處隱藏的形態，這也蘊含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藝術」之底層邏輯。隨着時過境遷，藝術則態變形隨，這一永續的動態「顯形」過程既是創新的有效機制，也是作品的意義來源。藝術創新不斷地把現實深處的秘密變成常識，把潛移默化的趨勢變成波瀾壯闊的潮流，在這一過程中，藝術創新持續刷新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更像是生活的解碼器，不斷釋放生活本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魔力。

社會是廣義自然的一部分，更是宇宙的一部分。「形」與「態」的關係並不局限於藝術創作中，而是一種更具普適性的規律。如果一個人在正確的時間和場景說了正確的話、做了正確的事，就會有效地作用於事態的發展。所謂「正確」，是指行為者感受到潛在的態勢運行，並用言行在時間和空間的出口與「態」匯合，從而準確顯形的結果。在政治、經濟、科技，甚至生活、娛樂、為人處世中，「形」與「態」的關係無處不在，智商、情商、靈商就是指在不同範圍內以形顯態的能力。

在藝術上，藝術家如果能夠準確地塑造「態」的形狀，就會觸動人們

的集體無意識，其作品在所處時代中應運而生，甚至成為代表或里程碑；在商業上，把握態勢準確顯形就能獲得商機；在政治上，感知發展大勢並順勢而為，就能彰顯政績……但是，如果準確顯形之後便以為找到至寶的話，那就等同於刻舟求劍；如果不能夠態變形隨，就會被時代扣留；如果藝術創新不符合「態」的走向，就連接不上意義，或者說沒有被分享的價值。因此，只有順應永不停息的必然趨勢，藝術創造才可能在每一個當下重生。穿越經歷與疫情背景，為我提供了驗證「以形顯態」方法論的可能性，創作的故事開始了。

### 三 兩國三城記

5月19日，德國的美術館重新對外開放，「鍾飆—顯形」展也隨之與觀眾見面。得知我的經歷和創作意圖後，哈根奧斯特豪斯美術館專門闢出兩個天光展廳，預留給我還沒開始創作的作品，這成了強大的催化劑。為了國際運輸方便，我首次嘗試在巨幅宣紙上創作水墨丙烯作品。人類與看不見的病毒博弈如何視覺化地呈現？這是一個難題。我從病毒對世界的改變中去尋找依據，首先定下來的是巨型口罩，再通過形與形的契合、意與意的串聯，從資訊洪流中打撈有效素材，疫情期間閃現的生動故事和情景成為視覺獵手，竟然捕獲了不少古今人文景觀；作品背景變得更加宏偉，且沒有違和感，能量博弈交織在平行世界中，此為《能量世界》。另一作品《共同體》是全球自然人文景觀的

合體，當然都來自疫情嚴重的國度，新冠病毒的輪廓裏面是空的，彷彿病毒消失，只留下曾經來過的痕迹；同樣，人也消失了，世界暫停，秩序靜待重啟。

6月26日，它們成為率先在歐洲的美術館亮相的新冠題材作品。哈根奧斯特豪斯美術館館長貝爾京(Tayfun Belgin)寫道：「鍾飆的大幅畫作《能量世界》是2020年新冠時期世界狀況的縮影。這位遍遊天下見聞豐富的畫家以圖像的方式將我們所熟知的地方串聯成一個令人深思的整體……鍾飆在《能量世界》這幅作品中為新冠疫情這個特定主題創造了一種敘事圖像，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還從未有過如此高密度的圖像表達。這幅紙上巨型畫作是對當前新冠疫情所做的首次嚴肅的藝術表達，這是一幅歷史性作品。」<sup>②</sup>此外，哈根市長舒爾茨(Erik O. Schulz)親自撰文，由市長辦公室向德國各大主流媒體推薦此展。

9月26日，「鍾飆—顯形」展在德國波恩當代藝術館開幕，可惜我仍然不能到場，熱情的德國觀眾戴着口罩、相互間隔1.5米參加了我的開幕式，由於限制人流，不少人排隊等候。波恩市長斯依丹(Ashok-Alexander Sridharan)、波恩國立藝術博物館前館長榮特(Dieter Ronte)等嘉賓紛紛到場致辭，貝爾京當場宣布：「鍾飆在哈根的大型紙上作品延長展出至11月15日，以此來遙相呼應10月份在武漢合美術館舉辦的『顯形——鍾飆的圖像世界』大型個展。」儘管德國從11月2日起全國封城，但我的兩國三城記仍然得以聯袂登場。正如合美術館館長黃立平所說：「合美術館

鍾飆的『顯形』同名個展與這兩個展覽一起共同構成了2020年具有代表性的中德藝術交流計劃。在當今世界民粹主義、單邊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更顯得全球化與文明互鑒意義非凡。」<sup>③</sup>

十二年前的2008年，我在上海的個展「顯形——鍾飆作品展」首次使用「顯形」的主題，提出了「一切早已存在，只有經過時顯形」，作為一種理念，把過去、現在和未來當成一個整體來看並不難，事實上，它們從來就沒有分開過，難的是我們看不透這個整體。身處疫情之中，僅僅按現狀來下判斷和採取對策是不夠的，需要同時把過去、現在和未來看成一個整體來考量，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斷。比如武漢封城，其力度和提前量並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加上其他國家當時尚未警覺，遭到質疑很正常。回過頭來把它放在更長時段的大語境中來考量，才知道這是對病毒的絕殺。從封城爭取而來的窗口期，本可以讓世界有機會走進病毒的平行世界，與其擦肩而過，然而人們並沒有珍惜，而是直接闖進了新冠病毒的時空。

我們講因果，需要超越時空的局限，因和果是同步發生的，只是有時間差和空間差。就像我們進入一條河的中游，此時此刻上游、下游是同時存在的，但由於不在我們所處的時空，所以看不見；如果我們選擇往上游或下游走，它們的形態就會顯現。過去和未來存在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激活我們頻頻發生的每個當下。比如導航系統，就是超越時空局限，直接與未來合作，塑造當下。

推遲到10月16日開幕的武漢個展就是一聲召喚，也注定是一次導

航。我們受感知局限，世界看上去是碎片化的，然而，所有碎片的深層結構又都是普遍聯繫的，這張浩瀚的關係網在各種力量的驅動下，塑造着我們看得見的現實，也決定着事物的意義。圖像攜帶的外界信息，有着自身的視覺質感，它如何進入繪畫語言的內循環，是對藝術家的考驗。

過往的序章，奠定了挑戰大製作的堅實基礎，我將上述兩張巨幅紙上作品合二為一，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有如此詳實的藍本實在太奢侈了。雖然連續作戰已讓人筋疲力竭，但當我的疫情經歷、認知思考和創作方法匯成的唯一性，在2020年與武漢這座城市聯繫起來，就彷彿接通了電源，屢現神助，滾滾湧向預期中的必然結果，勢不可擋。

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來自宇宙深處，這在畫中必須加上，而且只能畫在下方，一是提到宇宙尺度已無所謂上下，二是如果將深色呈現在這麼大的畫上方，展示時一定反光，這是創作巨幅畫作的經驗。開工了，我在畫布上貼了不少膠帶作為伏筆，等畫到一定的時候撕開，是傷痕也是結構，但很冒險；然後肆意潑灑塗攪顏料，混沌的局面對我來說是孕育形象的母體，偶然性常會帶來一些可順之勢；空心病毒與實體景觀之間的視覺邏輯錯綜複雜，為此我還重溫了一下藝術家埃舍爾(Maurits C. Escher)在平面上創造的陰陽轉換奇迹，以尋找解題路徑；右下部本想畫成星空，塗了部分深色，退後一看，驚現渾然天成的結構，簡直是「神助攻」，一筆都不能改了！新冠病毒穿過混沌的底色，幾近隱形，它們的輪廓一旦挨上，底色就連起來「傳染」過去了，這些形意

偶合是繪畫進程中的天機，需要時常處於覺知狀態來捕捉。當然，靈性不會常駐，從夏天到秋天，夜以繼日的苦戰才是常態。

當作品畫到八成時，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我徵集了數百個觀眾或專家的意見，支持畫面中間畫大口罩的佔46%，偏愛畫天空的有54%。處於萬般糾結的十字路口，哪條都是不歸路。我終於發現，站在今天的視角，全球正處於疫情災難之中，口罩無處不在，而天空的出現將畫面帶向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獲得更多的偏愛就不足為奇了。但是，許多年以後，當疫情不復存在，從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遠的時間回望這段歷史，只有口罩才能喚起共同的視覺記憶，代表這個年代。雖然選擇了口罩，但我相信，在另一個方向的終點等待着的，是永恆的天空。

最後完成黑洞的那一瞬間，彷彿吞噬了全部，《公元2020》的主題則自動浮現。我們說一張畫有靈魂，就是指通過與整體的連接，成為整體本身；如同一滴水匯入大海，這滴水就是海。要想把這些認知沉澱到血液裏，轉化為直覺和方法，是一次沒有終點的旅程，有時候神離你很近，你還想努力接近，結果是更遠了。

經受住疫情考驗的武漢，煥發出勃勃生機，「顯形——鍾飆的圖像世界」是我在2020年的第三次個展。10月16日下午，合美術館人頭攢動，迎來了四個藝術展的同時開幕，如同洩洪，釋放人們積壓了大半年的藝術熱情。這不僅僅是一次藝術的顯形，更是命運和時代的共振，能量對現實的重塑。所有的可能性和結果之間，雖然有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但卻是同

步發生的，一旦選擇某種可能性，經過時間和空間，就會抵達早已同步發生的對應結果；而沒有被選擇的，則形成與我們並存的看不見的平行世界。所以每個選擇，都是一次平行世界的切換。

除了個人命運，藝術創作的過程也是如此，在合美術館6、7號廳的玻璃展櫃裏，就有平行世界的蛛絲馬迹：數百張草圖、效果圖、「爛尾」圖，以及被覆蓋的過程，隨機堆放其中。它們是曾經路過的證據，也是時空切換的錯過，雖然不再繼續顯形，卻仍然與各自的終點量子糾纏。這些「未成之象」與牆上展示的「已顯之形」互為平行世界，互鑒命運算法。

每個當下，都連接着宇宙的全部信息和它們的相互關係，但生命個體受到感知的局限，只能接收到極小部分，這部分就叫現實。萬古開今，顯不顯形都存在。

#### 註釋

① 〈武漢解封首日，鍾飆呈現「疫情穿越記」〉(2020年4月8日)，鳳凰藝術，[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m--M9Ca-\\_t56chCvUQSQzHuAoarEQvYGe9UmVMtclkyEE\\_\\_](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m--M9Ca-_t56chCvUQSQzHuAoarEQvYGe9UmVMtclkyEE__)。

② 貝爾京(Tayfun Belgin)：〈鍾飆的能量世界〉(2020年6月26日)，哈根奧斯特豪斯美術館展覽前言。

③ 〈合美術館館長黃立平：鍾飆的「世界觀」〉(2020年10月12日)，雅昌藝術網，<https://m-news.artron.net/news/20210105/n1444032.html>。

**鍾 飆** 四川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油畫藝委會委員、重慶油畫學會副會長。